

文學類大專社會組第三名

王若帆《靠山》

將門推開前

將門推開前，我在門外駐足許久，反覆來回，假裝經過。

我思付著，當這扇玻璃帷幕被推開，鈴鐺發出清脆聲響，門內的妳，目光將向我迎來。那時我必須張口，發出聲音，挪動唇齒，組合成意義。

我理應看向妳，與妳眼神交匯，一如通俗的社交規範，自信、精神，但我的目光始終穿梭在妳的頭頂與身後。偶爾，掃過妳的眉毛、滑過臉頰、跳到肩膀，而後落在牆上花花綠綠的宣傳紙。

而妳根本不在意我飄移的目光，在我還沒準備好的時候，妳的話語就會如枯葉，在風中紛紛墜落，發出乾碎的聲響。

如果我能夠準備好，我就可以找到某些著力點，形成槓桿，讓這段話語變成銜繫上彼此的繩子，將某些無形的東西匯集成條理，將妳與我繫上，在我們的兩端牽引拉拔。

但我沒能準備好，彷彿永遠不可能準備好，我總是倉皇。

「像我這樣的人……」恍惚間，這個句子再一次跑進腦海中。

到底，甚麼時候變成這樣的？

絕對無敵雷神王

還有模模糊糊的印象，已是小學一年級的事，我坐在課桌上，跟三四個小朋友討論登革熱的話題，那是前一天在漢聲小百科上看到的內容，要如何一個個檢查學校可能養蚊子的地方。

「我們用下課時間去檢查，你檢查花盆，你檢查水溝蓋裡面，你檢查——」在那節下課時間裡，一個校園戰隊形成了，像風火雷神從校園地下室升起，合體成絕對無敵雷神王，我們的小戰隊絕對蘊含了這個概念——畢竟那是我們當時最喜歡的卡通。

這個畫面沒有下落，在某個意義上更是成為絕響，畢竟一群一年級的小朋友會對登革熱產生興趣，這件事很可愛，然而我更懷疑坐在課桌上的自己，可以夸夸而談，說服了好幾個同學跟我一起放著下課時間不去玩，帶著高昂的戰鬥意志去檢查校園裡的登革熱。

回想起這個畫面，我的心總是空落，自己真的曾經是那樣的人嗎？如果答案是肯定，那在往後的日子裡，為什麼我離那樣的姿態漸行漸遠？如果答案是否定，那或許代表了我心靈渴望的描繪，根據某些稀薄的線索，勾勒出某個形象，把他置放在某個時空裡。

往後的日子裡，其他記憶疊加覆蓋了舊的記憶，我的蛻變沒有讓我展翅，卻讓我蜷縮入殼，不再是記憶中的那個孩子，我曾嘗試掙扎卻往往徒勞，只知道往後的自己，再也不是絕對無敵雷神王。

退路

隨著年紀長大，生活中越來越多地方讓人感到窒礙，我開始發現自己越來越難忍受長時間談話的聲音，以及被人群包圍的感覺；我也慢慢發現，比起向外走、與人發生關係，我更喜歡走進退路中。

國中、高中時，一天相處超過 13 小時的偌大建築物雖然別名監獄，但總有漏洞，從頂樓天台、廢棄教室、無名休息間，到地下室的各種暗房，沒有人關心、在乎的地方，我幾乎都待過。

每換一棟建築物，我就會在頭幾天上上下下地跑，建立自己的祕密角落名單，像執著於挖好幾條地道的草原犬鼠，這些「一般人不會來的地方」既是我的安全索，同時也昭告著我與一般人不一樣的感受——在沒人的地方，我才感到自在與安全。

在高中校園中，用力拉起封閉的鐵捲門，爬上暗道的階梯，就是通往天台的鐵門，鐵門意外地沒有甚麼防護，天台上有個巨大方坑，坑上罩著高度很低的鐵皮屋頂。攀上手爬梯，將身子擠進鐵皮內，就可以下到坑洞裡，坑洞裡畫著泳線，還綁著圓弧鐵梯，其實這裡是一處乾枯的游泳池。

從鐵皮屋頂的縫隙望出去，能看到四周樓房的天際線，我幻想著這裡曾經是以前游泳的地方，在幾乎也能算地標的這棟建築物，大家穿著泳衣，在五樓這麼高的地方游泳……

這後來我跟別人說起我們學校的頂樓曾經是游泳池，沒有人相信，時間一久，這眼睛曾見但難以為憑的種種，連我自己也感到難以相信了。

國三那年，我往常在中午鑽進一間滿是灰塵的荒廢的音樂教室，那間教室的課桌椅不是一般的木頭桌椅，而是當時國中少見、有手靠板的一體成形塑膠椅，教室還有拏大空間，我帶了大紙箱鋪著，在地板上放空，持續了好一段時間。

有天中午我照常去，卻看到地板上被人用粉筆畫了六芒星，我的紙箱上擺了幾根蠟燭，桌子上擱著一本色情漫畫，國中時看不懂，只是隱約感到有人跟我「是同類」，在另一段時間住進這裡，並且留下自己的痕跡，我期待的查找著對方有沒有甚麼訊息留給我，並且試著用粉筆同樣留下一些打招呼的訊息，期待著對方是不是跟我一樣需要退路的人。但過不久，整間音樂教室都被上了牢牢的鎖，僅有的交流也跟著隨之塵封。

受不了環境中各種聲音和人的時候我便會逃，走上各式各樣的退路，逃到只有自己一人的秘密角落，並在這樣的時刻裡才能得到平靜。

直到現在我還是習慣留退路。

退路，亦是一種路，我究竟是找到一條新的路？還是從我應該練習面對的處境中逃走了？

想像力，是我的另外一條退路，我放空眼前景色，專注在腦海中想像出另一個人格，將自己的期待灌注到那個性格裡，用它去與人互動；有時，我想像出另一種人生，把所有的缺憾的投影，置放到那想像中的人生中。

作為一個游離的人，自由分組的時候最尷尬，全班往往剩我沒有分到組，我暗暗在心裡說「我是另一個人，今天代替這個人來到學校，誰都不認識」，讓另一個取代在當下的場景裡，真正的我便可以躲藏在心裡的退路中，。

想像力充滿魅力，卻也是危險，有時我被想像力攫住，無法專注在現實中，以為自己就是自己打造出來的那一個人，可以說那個人的話、行那個人的事，避免掉了承擔。

靠山

從高中開始，對於環境中的聲音和與人交流，心理的負擔也越大，我大可以逃脫到任何秘密空間、隱藏在製造出來的人格後面，但所有時間都有個期限，時間到了還是必須回來面對。

當自己不再掌握定義與詮釋，回到嚴謹結構的社會規範和共識時，所有的事情都被賦予不同的名字、成為不同的東西。對秘密空間的探索，變成對公物的破壞；在秘密空間獨處的時間，變成曠課的節數，而後變成減少的學分。

所有的一切，都關於尋找出路。只要有路可以逃，就能喘息跟修復，但當逃無可逃的時候，內外的衝擊與壓力便都回到這副肉體，我必須將它轉化成別的東西，否則就會被這些能量吞噬揉碎。

像是求生的直覺，當刀尖劃過薄薄的皮膚，刺痛感在毛細孔上行走，一道、兩道、三道，如蛇啃食，而後慢慢逸散成一片熱辣，痛覺均勻的烘烤皮膚，我感到暖和，腦中刺耳的噪音，以及那持續集中一點敲擊腦殼的尖銳壓力，終於可以慢慢分攤到這塊暖融融的小土地上。

然而刀子畢竟是刀子，有著被認定的角色，當我用它做為藥膏，它在其他人眼中仍然是刀子，刀痕也仍然是刀痕，在其他的視線裡，有著不容挑戰的詮釋，詮釋被後的想像讓人害怕、讓人焦慮。

這些總總，連同責任，學校透過一通不短的電話通通轉給了母親，那天放學她便來接我，母親迎面向我走來，張口欲言，而後看到手上的傷痕，又沉默了，她載我出去吃飯，一路上都安安靜靜地。

等餐時，母親突然說了聲「你一定要這樣嗎？」，而後又不作聲了，在座位上怔怔地掉眼淚。我看著她拿下眼鏡，手往眼睛抹去，不知道該怎麼回應。

我不覺得自己作錯事，我想要解釋自己不是在作壞事，但如果不想低頭，好像就只能發脾氣，對於她的情緒回以更多更大的情緒，像撒一大把沙子到水坑中，覆蓋住那些讓人不知所措、環繞在身邊、困擾糾纏的總總。

在往後的日子裡，生活變成本能與社會規則的拉拔，國中可以隨意翹課，但在社會的規範中卻會因為不遵守約定而付出更大的代價，並被貼上各種評價，無處遁逃時，只能假裝讓自己成為機械，我感受到內心某些東西正在慢慢地死去。

許多年後，我第一次馳駛著圓鋸機，在平滑的木板上往前移動。

「木板一定要靠在靠山上，才能切的直」老師的聲音穿透圓鋸機巨大噪音而來，我緊張的抓著圓鋸機，木板纖維被劈啪撕裂的聲音從耳邊傳來，我感到他的猙獰與危險，只要稍微不慎，木塊便會被圓鋸機巨大的力量彈飛。

靠山，又叫導板，在木工的術語中，是兩塊直線板材組合成的靠台，將圓鋸機緊緊靠在靠山上，再用夾子將靠山與木板夾住，就能穩穩的割出直線，並抵抗住讓木板抵抗被圓鋸機拉扯的力量，讓木板可以服服貼貼的被裁切到底。

在圓鋸機粗曠的咆嘯，和靠山的不動如山之間，我感受到一種和諧。

原來除了阻擋和逃逸，還有這樣引導力量的方式，透過靠山和鍊鋸的互相作動，讓千變萬化的藝術有機會從中被創造出來。

我也能找到自己生命中的靠山，並且得到平靜嗎？

屆時，我將推開門

「如同白晝在早晨與夜晚之間出現一樣，我的生命就在流浪的衝動，與對家的渴望中度過。

生命若有重心，所有的力量將從中散發。然而我的宿命，是漂浮於許多極端之中，永不滿足，並且飽受流離之苦。

所有的極端與對立都告消失之處，即是涅槃。我所嚮往、渴慕的那顆星，依然在我心中熠熠閃爍。」

多年前在赫曼赫賽的《提契諾之歌》讀到這段句子，從此珍藏於心。在所有極端中漂浮，嗑碰受傷，但只要嚮往渴慕的那顆星一直都在，便不會放棄希望。

屆時我將推開門，也許目光還是無法正對著妳，也許話語的流動會讓我腳步搖晃，但我仍然會一次次嘗試，勇敢前進。